

雪

□宋平

更多的雪从远方赶来

雪,从昨晚下到今天
路上的车,像一艘
时光的船
漂移在冻结的冰面

一场大雪,掩埋了
晚秋的惨淡
阵阵惊雷,震落了片片叶子
千百年分外罕见
行人匆匆
把初冬的冷碾碎
一只麻雀在大雪中跌落
我的心像那根羽毛
在大雪中颤动了一下

而此时,还有更多的雪
正从远方赶来
我也起程,追赶春天

宋平

本名宋恩玉,曾任新华河北分社特约记者,论文、小说、通讯作品发于《河北日报》《沧州日报》等报刊。

雪之舞

雪霁,天湛蓝
屋顶的白
闪亮了冬天的额头

季节的每一次更迭
植物都会有不一样的喜悦
而冬没有向上的本质
冰冷的黎明,恬静的黄昏
没有伸手可及的温暖
向天空倾诉的语言和灵魂
淹没在萧萧寒流中
所有的美好沦陷于一场雪

雪好大,来得早了一些
秋天的落叶没有冷静地褪去
万物的原色,无厘头
品尝了一次不应有的疼痛
田野强烈地承认了爱情的纯洁
春天的喊声,还有你的呼吸
藏在温度很低的心里

无边无际的雪
是一场少有的风景,没有人
听到村庄喊疼的声音
我听见呼啸的风,正穿过身体
洁白的世界,装饰了深埋的童话

关于电的记忆与辞章

□翔之

煤油灯的记忆

细腰宽肩阔足
玻璃灯身造型似
婷婷美女
盖子上的细铁管中拖曳着
棉花搓成的灯芯

“写完作业没有?
煤油不是花钱买的啦”
娘的催促腻烦成唠叨

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
吹灭了豆大的火亮后
娘坐在黑暗中
如何就纳出了一家人的
千层鞋底

翔之

本名张连翔,河北省作协会员,诗歌发于《诗刊》《诗潮》《河北青年诗典》等刊。

亮了,亮了

一根瓷管穿过了
厚厚的土坯墙
两根电线被磁珠
固定在檩条上

拉一下墙边垂下的细绳
“咔哒”
屋子里就升起了
一盏悬吊着的“太阳”

“亮了,亮了”
十五瓦的白炽灯泡
就让我们兴奋若狂
微微泛红的光芒
就照亮了全家的心房

工地纪行

□天晴了

焊接

我无法用文字描述这场婚礼
必须借助一根焊条,点燃爱情
不要说话,只需见证什么是门当户对
什么是爱到骨子里,熔为一体

焊道如此清晰
鱼鳞样的波纹,是爱情最完美的样子
经历了上千度铁水的浇灌
磨去了星星点点的杂质和空虚
炼化彼此的生涩,彼此的贪欲和倔强
终于可以用这场婚礼和婚礼后的无数岁月
来证明一次情比金坚

我无法用文字,描述爱情的坚实
只能借助一根焊条,说出手牵手
说出,我爱你

天晴了

本名李永新,一个热爱生活、把生活过成诗的爱诗人。

尺子

说到尺子,就会想起郑人买履
那个只相信尺子的人,被质疑被嘲笑
对于尺子的执念,真的错了吗
打开一张图纸,满眼都是
都是尺子标记过的点、线、面
无需特别选择,从任何一点
信步走去(注意安全,不能任性乱走)
就能把一张小小的图纸,走成一个大工程
脚步找不到方向,尺子做了灯塔

手里拿着尺子,量一下
量一下就明确了分寸
有分寸就不会胡来

心里装着尺子,量一下
量一下就懂得了规矩
守规矩就不会犯错

提灯人

□韩笑棠

在冬日的边缘
眺望
一潭碧水 期待
春意盎然

一壶老酒
在李易安湿淋淋的词里
在李白醉卧的花间
斟满
往事童年

所有的人物
都有自己的故事
章节 精妙
崎岖或委婉

一穗成熟的芭米
阅读春秋 心中了然
卷曲的须髯之上
颗粒饱满

一盏马灯
明亮和暗淡
都能照亮
脚下的前程

而我 在苦苦寻觅
黑夜里
那位提灯的
老汉

韩笑棠

沧县人,小说、诗歌作品发于《沧州日报》《甘肃文学》等报刊杂志。



运河岸边的芦苇

□望海

运河岸边的芦苇
也是芦苇
扎根在千年深厚的土壤

春天发着新绿
夏季吐着葳蕤
运河水,是否与千年前一样清亮
河面的月亮,可还是那新鲜的一枚
聚焦过不可胜数的吟咏目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秋来,那一鬓相思
可否和今天一样忧伤

一根根芦苇,可否还是
千载以前的那一棵
岁岁枯荣,目睹数不尽的繁盛与衰亡
一道揉进这弯弯碧波
静静流淌

望海

本名邵玉基,沧州市作协会员。散文、诗歌作品发于《中诗报》《山东诗歌》《沧州日报》等刊。